

如何以“我的侍卫很讨厌我” 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我的侍卫很讨厌我，他喜欢我的姐姐。

他经常在我耳边念叨的便是：「小小姐又呆又笨，大小姐才貌无双。」

1

姐姐叫苏清，丞相府的嫡女，是倾国倾城的美人，上至太后，下至乞儿，无一不称赞姐姐的容貌。

身姿窈窕，眉眼似黛，一张朱唇娇艳欲滴，让人看着就想一亲芳泽。

我很羡慕姐姐，不仅长得好看，还多才多艺，半个月前的宫宴，姐姐的一支舞，当即让太子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求娶。

彼时我嘴里还塞着糕点，抬眸便瞧见那高位上穿着龙袍的男人，手一抬，就赐了婚。

我叫苏染，丞相府的庶女，从小就生活在姐姐的阴影下，长相一般，琴棋书画，样样不通，唯一能拿的出手的，也就厨艺了。

我的爹爹是当朝丞相，那日爹爹将我和姐姐叫到前院，说要给我们安排侍卫。

我分到的侍卫叫宋怀，是名男子。

姐姐的侍卫是三名女子。

宋怀和那三名女子都是平望宫的弟子，爹爹和他们师傅相识，受爹爹请求，他们才会被平望宫的宫主派来保护我和姐姐的，期限三年。

约莫过了半个月后，我才察觉到宋怀并不愿意当我的侍卫，想想也是，他清瘦俊朗，武艺高强，被派来保护我，着实……大材小用了些。

相比较而言，我看得出来，他更希望保护姐姐。

宋怀的声音很好听，可他只会用他好听的嗓音来夸姐姐，例如，大小姐的美貌就连天上的仙子也要让三分，大小姐的琴艺足以绕梁三日，大小姐……

而对于我，宋怀则只会翻来覆去说一句，小小姐有点笨~

宋怀一点也没有个侍卫的样子，他花言巧语，胆大妄为，经常把姐姐逗得眉开眼笑，还会耍剑给姐姐看。

而我只能待在旁边顺着听一些，我不懂，宋怀明明是我的侍卫，为什么不来哄我，偏偏要去逗姐姐开心。

对于这个问题，宋怀的答案是：「你姐姐长得美啊！」

于是，我也开始重视起自己的脸，对着铜镜抹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胭脂，定定一看，不过东施效颦罢了，遂招人打来清水，洗净。

我有些懊恼，从柜子里翻出一只黛色香囊，上面用月色丝线绣着个宋字，我又瞧了瞧搁在一旁的玉石，好半晌，叹息一声将香囊放回原处。

五年前，我见过宋怀的。

那日赏灯节，我和姐姐偷偷溜出府去玩，没成想在街上被人冲散了，寻不到姐姐，我又记不住回府的路，便在人群里哭了起来。

宋怀就是这时候出现的，他穿了一身霜色锦衣，蹲下身，笑着对我道：「妹妹哭得好丑。」

我气恼地抬头看向他，一时顿住，这个哥哥长得好好看。

后来，是宋怀送我回去的，他让我敲门进屋，才离开。

我进去后忽然想起没有问他的名字，又匆匆折返，可已经没有他的身影了，只落了块玉石在他站的地方。

莹莹的月光下，玉石上雕刻的字格外夺目。

怀。

姐姐与太子的婚期定在半年后。

这日，我与姐姐一起去寺庙上香，马车里，我捧着杯盏小心翼翼地问：「姐姐喜欢太子吗？」

其实我不想知道姐姐喜不喜欢太子，我想问的是，她是不是喜欢宋怀。

宋怀那么好看，还会逗她笑。

姐姐微微抿了口茶，笑意染上眉心：「染染，我喜不喜欢太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太子喜欢我呀」

我一噎，踌躇良久，再次开口：「那姐姐是有喜……」

「哎呦小染染，姐姐我的目标呢，是那后位，爱情什么的，不重要。」姐姐捏了捏我的脸，眼里的笑容不减分毫。

我瞪大了眸子，觉得姐姐的话很奇特，却又很有道理的样子。

自小便是这样，姐姐总是会说出一些我不太懂却觉得很厉害的话，这些话，先生都未曾教过的。

「小染染，做女人一定要有野心。」

「亲爱的染染，你一定要记住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都是靠不住的。」

「多读书，少吃零食多睡觉。」

诸如此类，还有许多。

宋怀在我耳边最常提及的便是：「你姐姐怎如此奇特？」

「她怕不是也跟我一样吧！」

每每听到此话，我都一口气梗在心口，难过得眼泪汪汪，不理睬他。

怎么？姐姐和他一样，一样好看，就我不一样是不是？

每逢上街时，我的手里总是被塞上各种吃食，蜜饯，糖糕，糖葫芦……一样都不少。

一路走一路吃，宋怀还要不断买新的给我。

而姐姐呢，手上什么也没有，都是她的三个侍卫给她提着东西，多是衣物，首饰，字画。

我也想这样，但宋怀却制止了我。

「小小姐的脑袋就不用那些字画了，小小姐的容貌也不用那些衣物首饰了，小小姐……还是好好吃糖葫芦吧！」

我时常想，要是宋怀没有那张嘴就好了。

记得有次夜晚和姐姐游湖，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出来一大群蒙着脸的人，个个手握长剑。

宋怀和姐姐的侍卫当即抽出长剑将我和姐姐护在身后。

然后……一阵天旋地转，宋怀扛着我就跑了。

一路飞奔到丞相府的大门，落地后我尚未站稳，宋怀就惊讶地握住我的双肩，「怎么是小小姐？」

从这句话我便听出，他想救的是我姐姐，我刚刚被他扛着，胃里难受，现在又听他这话，全身都难受了。

他见我不说话，只睁眼看着他，又默默补了一句：「算了算了，小小姐就小小姐吧。」

我扭头就往大门走，眼泪也啪嗒啪嗒往下掉，刚走两步就被他拉住胳膊。

我仰着脸看他，原以为他良心发现要道歉，却只听他一句：「小小姐哭得好丑。」

3

我的青梅竹马从战场上回来了。

他叫严辰，是隔壁严将军的独子，十二岁时就被拖去战场历练了，如今已过六年。

也是姐姐的青梅竹马，但姐姐一直不喜欢和我们一起玩，说大人和小孩子玩不到一起去。

可姐姐明明只比我大两岁，比严辰大一岁。

严辰翻墙过来的时候，我正看着画本叽叽喳喳说给那躺在树上的宋怀听。

当时只觉身体一轻，宋怀已拎着我跃到了一旁。

我头晕晕地刚站好，就瞧见他和严辰打了起来。

宋怀虽武艺高强，但遇到要打架的这种事，他的首要反应一定是逃跑，比如之前遇刺，扛着我就跑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与人打架，虽然我不懂，但也能看得出来，宋怀下手很重。

而严辰却一直在躲让，偶尔反击一次。

我赶紧跑过去让他们都住手，但没一个听我的。

这时我看了看手中的画本子，忽然灵机一动，趁他们俩分开时，立即站在中间，并大声吼出一句：「你们别打了！」

然后一人一拳落在了我的身上。

一前一后，我躺也不能躺，趴也不能趴，只得挂着泪坐着让丫鬟帮我上药。

我狠狠将画本子扯成两半，踩在脚底。

都是骗人的。

屋外，是姐姐在训斥他们俩。

「女人都是水做的，打坏了你们赔得起吗？」

「男子汉大丈夫，居然对一个女人动手？」

上好药之后，我将打开门，严辰就先一步窜到我面前与我道歉。

我笑着表示没事，寒暄了几句后，严辰又转身朝宋怀道：

「喂，你过来道歉！」

我看向宋怀，他脸上淡淡的，目光游离在我和严辰之间，轻笑一声飞过墙头，不见了。

严辰见此气急败坏地想要追过去，我连忙拉住他，说没事。

不道歉就算了，反正他打伤的是我，又不是我姐姐。

严辰和宋怀不同，哪里都不同。

他长了一张娃娃脸，个子高高的，性格开朗，为人仗义，没有宋怀那么多歪点子，也没有宋怀那么花言巧语。

相比较而言，严辰是天上，宋怀是地下。

夜间，前胸后背疼得我睡不着，抱着被子将宋怀大骂了一顿，斜靠在床边。

月光消失的时候，我终于挨不住就这么靠床睡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感觉受伤处有些凉凉的，迷糊间半睁开眼，只瞧见一颗黑黑的脑袋，和我被扒拉得只剩下的肚兜。

一声尖叫还没出口，嘴就被捂住了。

是宋怀。

漆黑的夜里，我能看见他的眼睛亮亮的，另一只手还放在我胸前。

在我泫然欲泣的双眼中，他松开了手，帮我把衣服穿好。

一边将药瓶塞在我手中，一边低着头说了句：「对不起，这是平望宫独有的金疮药。」

忽略他刚刚的行为，我装作不在意地说了声：「哦，反正也不太疼，过几天就好了。」

恰在这时，窗户发出一阵轻响，继而慢慢被打开一角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：「染染，染染你睡了吗？」

是严辰。

若在平时，我早就睡得昏天黑地了，可今日……

宋怀迅速飞上屋顶，蹲在梁木上。

很快，严辰就翻窗进来了，见到我正清醒地坐着时，惊讶道：「染染你真的还没睡啊？」

我目光飘过梁上的某人，干干笑着，还没开口，手中就被塞进一个东西。

「这是我们军营独有的金疮药。」

我愣愣看了看手中的东西，将另一只手悄悄塞进被子，正欲说话，门又被推开了。

眼前一闪，严辰已飞身上了梁木。

进来的是姐姐。

4

我自小睡觉就不老实，要么是踢被子着凉，要么是滚下床磕到脑袋。

细细想来，脑袋倒是砸了不少次。

每次都会被疼醒，然后眼泪汪汪抱着被子再滚回床上。

后来这坏毛病被姐姐知道后，她就常来陪我睡觉，还总是忧心忡忡地念叨着：「本就不聪明的脑袋更是雪上加霜。」

所以她今夜出现想必也是这类原因。

姐姐见我没睡稍稍有些惊讶，捏捏我的脸问我是不是疼得睡不着，我摇摇头，只说是没有睡意。

她爬上床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精美的小盒道：「这是前些日子宫里送来的冰肌玉骨膏，姐姐给你擦一擦。」

我抽了口冷气，抱住姐姐的手撒娇：「我今日已经擦过药膏了，姐姐明日再给我擦吧。」

磨蹭了会儿，姐姐才侧身躺下，轻轻拉过被子给我盖上，避开我的伤处，「怕你晚上摔下床伤上加伤，今晚就陪你睡。」

我躺下后，一眼望见斜侧方横梁上的二人。

只见两人木着脸蹲在梁上，隔着一人的距离，脸上都写着「莫挨我。」

我闭了闭眼，只觉头疼，遂侧身对着姐姐。

安静下来后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就在我以为姐姐睡着了的时候，她突然将手搭在我的心口：「染染心跳怎如此快？睡不着？」

我……当然是忧心横梁上那两人什么时候离开呀！

从小到大，每回遇上姐姐来陪我，而我恰好没有睡意时，姐姐都有一个万年不变的好法子。

「来，姐姐考考你，笼子里有鸡有兔一共二十七只，鸡的脚和兔的脚一共有八十六只，染染猜一猜，笼子里有多少只鸡？多少只兔？」

我闭上眼在心里默默想着，一共二十七只……八十六只……

再睁眼时已天光大亮，床上已没有了姐姐的身影，梁上也没有了宋怀和严辰的身影。

.....

近些日子，宋怀也不待在树上躺着了，整日里就在墙头走来走去。

也没见着严辰翻墙过来，八成又是被他爹爹看严实了。

我顺着梯子快要爬上墙头的时候，宋怀正好走过来挡住了我的视线，我扯着他衣服让他走开一点。

他蹲下身低头看着我，似笑非笑道：「小小姐这是要翻墙去找……严辰哥哥吗？」

我一口气梗在心口，恨不得将他推下去。

严辰长我一岁，我理应叫他一声哥哥，况且小时便是这般唤他的，前几日在姐姐面前说了几次「严辰哥哥」，被宋怀听到了。

这人就时不时阴阳怪气地学我。

我不搭理他，他伸手直接将我拎着飞了下来。

脚一落地，墙那边就扔进来一个包袱，散落开来，都是些吃的玩的，接着墙头便出现一个脑袋。

是严辰。

宋怀的脸唰得一下黑了。

5

早先就听说，十月十五晚上城里有赏灯会。

不仅有河灯，还有天灯，远远看去，灯火通明的，竟把天地照的如白昼一般。

大家都说将愿望写在灯上，飞上天，放入河，愿望就会实现。

姐姐听到的时候只笑笑，「染染，愿望这事儿，你可以告诉姐姐，姐姐比这灯还靠谱。」

我只嘿嘿笑着，捏着毛笔拿着天灯跑到稍稍远一点的地方才下笔。

告诉姐姐，那怎么好意思说出口。

才刚写下四个字，前方就突然混乱起来，我抬头正要望去，整个人就被宋怀提溜了起来，一下子飞到了楼阁的顶上。

向下望去，只见严辰带人过来了，我稍稍放心，这下应该没事了。

腰间宋怀的手似乎在微微颤着，我奇怪地瞧了他一眼。

见他仍盯着混乱的人群，想着难道他被吓到了？

爹爹说平望宫的弟子，武功是一等一的，比大内高手还要更胜。

他们是江湖中人，若不是爹爹和他们师傅有交情，宋怀……现在也不会在我身边。

所以……他现在是在害怕什么呢？

手中的天灯突然被拿走，宋怀朗声念出上面的四个字，「我要嫁给……」

我的脸腾一下红了，要过去抢，他却将天灯举起，微微弯腰看着我笑出声：「呦，小小姐是要嫁给谁呀？」

明灭的灯光下，宋怀的脸被衬的如玉一般，他浅浅笑着，眼睛就这么望着我。

我屏住呼吸，「我，我要嫁给……」余光瞥见下方正维持秩序的人，遂指着道：「严辰，我要嫁给严辰。」

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，还特地放大了声音。

他听完后点点头，笑意更甚，然后……松开了手，天灯飞走了。

宋怀就是这么讨厌，总是跟我作对，永远不会像顺着姐姐那样顺着我。

我也没跟他吵，只眼里有些涩涩的，抬头看着他。

半晌，他忽然抬手盖住我的双眼，「小小姐，别这么看着我，刚刚手滑了，我陪你一盏河灯就是了。」

说完他不知从哪掏出一盏灯递给我，「喏，重新写吧！」

我「哼」了一声一把夺过灯，思忖良久写下「平安顺遂」四个字。

小心翼翼捧着河灯，还特意用手掩着字，等他带我去河边。

他倒也没偷看，只嘴角一直扬着笑意，搂着我往河边飞去。

刚刚混乱过后，河边没剩几个人了，我蹲下将灯放入河中，看着它慢慢汇入其它灯里才起身。

身后传来姐姐的声音，我捏着裙角转身正欲去寻姐姐。

宋怀轻笑一声，漫不经心地道：「小小姐的愿望也实在不够远大，这么小的愿望，我不是替你实现了嘛！」

我顿住脚步，好气，他又偷看！

6

严辰从丞相府大门进来的时候，我正踩在秋千上荡着，姐姐躺在贵妃榻上闭目养神。

他是专程来告诉我们昨晚发生那场混乱的原因。

原来是因为有个贵公子看上个女子，当街就抢起来了。

严辰说的绘声绘色，把贵公子的强势，女子的可怜，以及他自己如何一步一步解决此事的过程说的清清楚楚。

我听的入迷，只觉得他好厉害，不由得夸了他一句，跳下秋千，将自己做的糕点端给他。

姐姐躺在贵妃榻上仍闭着眼，微微叹息一声。

宋怀也是躺在树上，发出一声叹息，还说了句：「幼稚！」

我一顿，跑过去仰头看着他，「宋怀，你下来，你说谁幼稚呢？」

他双手枕在脑袋下，往下看了一眼，笑了笑没出声。

我将所有的糕点收拾好全部送给严辰。

以后再也不给宋怀吃了。

这时，姐姐忽然睁开眼，捏了颗葡萄把玩，轻轻飘出一句：「宋怀，你才幼稚。」

.....

在我心中，姐姐是最聪明的人，她总能做成她想要做的事。

还能提前猜中要发生的事。

例如，当初在游船上，虽说宋怀已经扛着我跑了，但我后来才知道姐姐早就料到有人要刺杀，周围都是姐姐安排的人。

那天夜里，来刺杀的人一个也没逃掉。

再如，那日皇宫宴会，姐姐被指为太子妃时，面不改色，仿佛一切都在她预料之中一样，回府的马车上，她说的确是这样说的。

「染染，我这般家世容貌才艺，成为太子妃很让人惊讶吗？」

我点点头，这倒也是。

后来，我发现宋怀和姐姐一样聪明。

他也可以对所有事都了然于心，能够猜中未来会发生的事。

就像他第一次来到府里就猜到我对琴棋书画一窍不通，所以一开始就想当姐姐的侍卫。

也能猜到那天宴会姐姐会被赐婚给太子，所以从来不对姐姐越矩半分。

后来……他还猜到了爹爹被人诬陷造反，我被关进了大牢，不过这都是后面的事儿了。

所以，当现在我和姐姐乘坐的马车被包围时，我一脸煞白，姐姐却淡然自若。

偷偷往外瞧了一眼，蒙面的人有很多，看起来也不像是很弱的样子。

「染染别怕呀，姐姐在这儿呢，而且，宋怀不也在嘛！」姐姐倒了杯茶慢悠悠品着。

我不安地往外看去，发现不知何时又出现了另外一帮人，想着可能是姐姐安排的。

但蒙面的人总是死了一波又出现一波，源源不断。

姐姐叹息一声，「哎，婚期快到了，有人开始急了。」

我思考着姐姐的意思，忽然明白过来，原来是有人不愿意让姐姐当太子妃，亦或者说不能让姐姐成为太子妃。

就在我出神的间断，外面已没了动静，我扒拉开帘子，只瞧见一群人站在宋怀面前，他们的穿着与五年前遇见的宋怀穿的一样。

隐约听见那些人说了句「师兄，我们回去了。」

嗯？是宋怀让他们来的吗？

忽又听到马蹄声，我还没瞧瞧是谁，姐姐轻笑道：「严小将军来晚了。」

帘子被掀开，宋怀微微偏过头看向姐姐，「大小姐料事如神。」

姐姐勾起唇角，摸摸我的脑袋，「宋侍卫还不是一样。」

我：……怎么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？

宋怀放下了帘子，耳边又传来两人隔着帘子的对话。

「所以……大小姐也是吗？」

我不懂他和姐姐在打什么哑谜，只听姐姐咯咯笑出声：「宋怀，你猜。」

7

自那日姐姐说了那句话后，宋怀就整日里靠在树上一脸若有所思的模样。

要么就是当我和姐姐一起时，总会把目光落在姐姐身上。

我心中有气，暂时也不想搭理他，遂去厨房研究新的糕点。

他却又在我旁边转来转去，最后凑过来问：「小小姐在做什么呢？到处都漫着甜腻腻的香味。」

搅和糖浆的手一顿，我抬头笑着看他：「宋怀，你猜。」

他忽然弯腰凑近，笑得露出一口白牙：「你猜我猜不猜？」

恼火地抓起一块失败的糕点塞进他嘴里，我捧着糖罐转身怒道：「甜死你！」

.....

姐姐在如意酒楼预订了一场酒席，说是要为严辰接风洗尘，按照姐姐的话来说，严辰也是她看着长大的，怎么也算是半个弟

弟。

对此，严辰虽然高兴但还是小声辩驳：「你只比我长一岁而已，我才不想当你弟弟。」

姐姐语调有些微扬，目光略过我这边轻笑一声：「那你想当我什么？」

我那时刚磕完一堆姐姐派人炒出的瓜子儿，咕噜咕噜喝着茶水，见姐姐眼睛看过来还以为这样不礼貌，连忙放下杯盏。

可严辰支支吾吾的到底也没再说出个什么。

到了约定好的那日，我特意换上了新买的萝裙，还去找姐姐给我抹了胭脂。

姐姐很会，挑的衣服好看得体又特别，抹的胭脂，能让人看出来，又不觉得突兀。

她用葱白的手指点在我唇上，笑道：「染染这般好似去见情郎似的。」

我嘿嘿笑着只当姐姐是开玩笑，怎么说严辰也算是我半个哥哥，总得重视起来。

当我捏着裙子踏出姐姐房门时，宋怀正双手环胸靠在墙边，见到我时明显愣了一下。

继而笑道：「小小姐特地将脸蛋抹得这红扑扑的，果真是去见严辰哥哥～」

又是阴阳怪气的语气，我将手背在身后走到他面前抬头看他，笑眯眯道：「是啊，就是为了见严辰哥哥……」

他定定望着我眼睛，而后突然转身一边走一边发出笑声：「哈！哈！哈！」

刚好姐姐的贴身丫鬟正端着葡萄要送进屋，我拦住她，揪了颗下来，朝着宋怀脑袋砸过去。

可他像是后面长了眼睛似的，手一抬就接住了。

我惊讶地看他转过身然后将葡萄扔进嘴里，表情做作地道：「甜死我了！」

.....

严辰没有来，他被皇上召进宫了。

盯着那些菜品等了半刻钟等来的却是将军府的小厮。

姐姐坐在桌前扶额，「这我倒没有料到。」

我戳了戳盘子里的丸子，见宋怀捏着酒杯扑哧笑出声：「这我也没有料到。」

剩下的三个侍卫姐姐只默默吃着饭，我恨恨地将丸子叼进嘴里。

大清早的，我刚把脸放进水里浸湿，就听见严辰的声音。

随意地将脸擦擦将脑袋从窗户伸出去，看见宋怀正在院子里练功，严辰翻墙过来了。

我曾问过严辰为什么总是要翻墙过来，他当时是这么回答的：「翻墙只需动一下，不然还得先出我家门再进你家门，多麻烦。」

想想觉得十分有道理，于是……我也准备了一把梯子。

但我一次也没成功地翻过去过，起先是姐姐拦着我，之后是严辰被他爹拖走了，现在是宋怀，每次我还没爬到顶就将我拎下来。

严辰是来送东西的，昨日皇上将他召入宫原来是要封赏。

但他居然只要了一颗夜明珠，一些宫里的糕点和秘笈。

夜明珠是给姐姐的，糕点是给我的，秘笈是给……宋怀和三位侍卫姐姐的。

姐姐曾说过，严辰太忠太傻太耿直，将来，必定会陷入两难境地。

……

我的生辰在腊月二十六，冬日里。

每年的生辰，姐姐都会亲手给我下一碗长寿面，可难吃了。

下厨该是姐姐最不擅长的了，但她也无需擅长。

今年，在那碗难吃的长寿面到来前，我特意饿了两顿，就希望吃面时不那么困难。

但意外的，今年的面好像没那么难吃，宋怀端着面还没进屋，我就远远闻着香味了。

连汤带面全都扒拉完后，我小小地打了个嗝，疑惑姐姐的手艺怎么长进了那么多。

落日时分，严辰娴熟地翻墙落入院子里。

他背上还挎了个包袱，若不是他神色淡然，我都要以为他是离家出走了。

将包袱摊开在桌上，里面都是些别致又奇怪的小玩意儿，不太贵重，只是在京中也并不常见，应该是他在外寻来的。

数了数，竟是有六件。

「这些都是我的生辰礼物吗？」我勾起一只吊坠借着渐暗的日光照了照。

「不是。」

嗯？

不是送我的？

就在我即将尴尬时听他道：「这些都是我所缺席你六年生辰的礼物，这个才是……」他将一直背在身后的手伸出，掌心赫然躺着一只成色极佳的玉镯。

低眸望着我道：「今年的。」

我盯着那玉镯微微失神，满脑子都是：

糟糕！

我没有给他准备六年的礼物。

呃……

就在我不知作何反应时，他突然用另一只手盖住，将镯子在掌心捂了会儿，然后握起我的手，套了上去。

温温的，刚刚好。

我微微错愕之际瞧见他牵着我的手笑道：「就知道你戴着会很好看。」

我想，日后无论经过多少次物是人非，看过多少次人间日落，我都不会忘记曾有个少年，在黄昏里给我戴上了只温热的玉镯。

他长了一张俊逸的娃娃脸。

很喜欢翻墙来找我。

9

宋怀来敲门的时候，严辰已经离开好一会儿了，他临走前还跟我说最近有些忙，不能常过来了。

我表示完全理解，严辰他以后是要成为大将军的，肯定不会像我这般闲着了。

正当我拄着下巴思考着该补什么礼物给他时，宋怀进来了。

他说外面下雪了。

我下意识站起来往外看去，果真是，一片一片，鹅毛似的往下落。

不一会儿，院子里就铺上了薄薄的一层，在零落的几盏灯火下，竟隐隐显得发亮。

这场雪下得很凶，足足下了一夜。

第二日早晨，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了。

我一打开门就瞧见宋怀在舞剑，连着带起一阵雪粒后就收了剑。

雪面出现一条条沟壑，约莫是他刚刚用剑划的，哈欠还没打完他已经揽着我飞上了枝头。

往下看，那蜿蜒的沟壑竟是一幅画。

不像姐姐，也不像……我，看起来像是个小姑娘。

宋怀看我一脸思索的模样，笑出声：「是个爱哭的妹妹。」

我以为他说的是那幅画。

.....

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新年了，新年过后不久，就是姐姐与太子的婚期了。

无论姐姐与谁成婚，我都是舍不得的。

我的娘亲在生我时因为大出血去了，爹爹平时忙着朝堂上的事，也无暇顾及我。

是姐姐将我带大的，虽说姐姐只比我长两岁，但姐姐从小就明事。

一想到姐姐进了宫之后就再也不能陪我睡觉，再也没人捏着我的脸叫我「小染染」时，我就难过的不得了。

我手中握着的是红色香囊，给姐姐准备的新年礼物。

耳边忽然传来宋怀颇为无奈的声音：「小小姐，你再哭下去，我可得拿只盆来给你接着了，不然一会儿地上可就一摊水了。」

伤感的情绪陡然被中断，我赶紧抬手抹抹泪水。

哼。

就他会说话。

「哎?你姐姐说的可真没错，女人都是水做的。」他靠在窗户边念叨着。

我继续绣着手中的香囊，不搭理他。

他凑近瞧了瞧，感慨道：「虽然像小鸭子，但我知道是鸳鸯。」

我：……

站起身，我将针捏在手里指着他道：「宋怀，你再开口说一句话，我就将你的嘴给缝起来。」

随着手腕一起露出来的还有严辰给我戴上的那只玉镯。

他目光微顿，笑道：「小小姐，我好怕啊！」

难过的情绪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现在我只剩下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。

当我追着宋怀跑了半天也没碰到他半片衣角时，脚却踩在雪结成的冰上一滑，直直往下摔去。

我惊呼一声，腰间立刻被人环住，翻了个身，摔在了宋怀身上，扑面而来的尽是他的味道。

「嘶～」宋怀偏了偏脑袋，抬手摸摸脸，指尖微微有点血迹。

我含泪捂住嘴，刚刚门牙磕他脸上了，疼得很。

只是没想到，竟磕出血了。

他将我扶起来坐到一旁的石凳上，而后一脸认真地朝我道：

「小小姐，我这破了脸面你可得负责。」

门牙还疼得慌，不想开口说话，想到之前姐姐给的冰肌玉骨膏有消除伤疤的作用，就匆匆跑回房拿了出来递给他。

「我看不见伤口，小小姐帮我抹吧。」

他的脸颊凉凉的，我小心翼翼地将药膏抹在那微微显露出牙印的伤口上。

忽然，他眨眼笑道：「小小姐，镯子挺好看。」

10

新年前，姐姐带我去成因寺祈福，马车行在积雪上，发出「咯吱咯吱」的声音，我扒拉开帘子对着外面哈气。

白雾一团接着一团。

宋怀冷不丁冒出来，捧起一手雪粒朝我吹，糊了我一脸，我气不过几乎要将半个身子都伸出去挠他。

然后……被卡住了。

这是姐姐给我新买的袜子，更厚实一些，今日要出门，特意换上的。

不成想竟让我卡在了窗上，瞧着宋怀咧嘴笑的模样，我恨不得上去扯他的脸。

停了马车，三位侍卫姐姐按住我的衣服将我往里轻轻拽着，姐姐下了马车左右打量着我，细细笑道：「染染真是卡得严丝缝合。」

我的脸和两只胳膊都在马车外，久了就越来越冷。

奄奄一息地牵拉在窗外，两颊忽然被一双手捧住，暖暖的。

是宋怀。

他笑嘻嘻地道：「小小姐的脸蛋怎像凉掉的肉包子似的？」

说完他还轻轻捏了捏。

我含泪看着姐姐，「姐姐，你看他！」

这时，我终于被拽回了马车，靠着喘气时，外面传来姐姐的声音。

「宋怀，你几岁了？」

「宋怀，你总是这样子……以后不会有女孩子喜欢你的。」

姐姐掀开帘子进来时，我正用手捂着脸。

「染染做什么呢?暖炉就在你面前。」

我搓搓脸颊，「啊我的脸也是热热的，也可以暖手。」

.....

我给严辰求了一个平安符，他日后是要成为大将军的，那经常在战场上一定很危险。

希望他每次都可以平平安安回家。

起身出门瞧见宋怀靠在墙上把玩着石子，高高抛起。

接住。

再抛起。

回去的路上，姐姐正和我说着话，马车突然急刹住，若不是姐姐拉住我，我就滚出马车了。

扒开帘子往外一望，又是一场刺杀。

自从姐姐被赐婚后，前前后后，大大小小的刺杀也经历过不少次了，每次都是有惊无险。

我原以为，这次也是一样。

但瞧见宋怀一身白衣染上血时，我到底还是害怕了。

地上躺着的全都是尸体，马车突然失控般往前跑去，姐姐紧紧捏着我的手，在马车坠落悬崖前带我跳下了马车。

脸摔在了地上，很疼，宋怀和三位侍卫姐姐追上来，将我们扶了起来。

宋怀擦掉手上的血，摸了摸我刚刚被摔疼的脸颊。

和宋怀一起追上来的，还有那些手执长刀长剑的人。

正对峙时，我听到了马蹄身，率先瞧见的是一身戎装，骑在马上奔来的严辰。

他的身后，还有很多同样骑着马的人。

我微微松了一口气，但赶在严辰之前的，是一支破空而来的穿云箭。

姐姐猛地将我推开。

「姐姐——」

「噗哧。」

是箭穿过身体的声音。

宋怀替姐姐挡了。

他跪倒在地上，嘴角溢出一丝血，额角青筋微凸，缓缓转过脸看向我，晕过去前，张嘴说了句什么，我没听清。

严辰飞下马冲到我身边紧张地问我有没有事，我愣愣地只说了一句：「刚刚从马车上跳下来，摔得有些疼，没有受伤。」

他掏出帕子轻轻地给我擦了擦脸，搂着我飞身上马，对旁边一女兵道：「将苏大小姐送回丞相府。」

我在他怀里默默往后看了一眼，宋怀正被人抬起来。

11

箭上有毒。

宋怀昏迷了许久，错过了新年。

我缝了好几个香囊，给姐姐的，给侍卫姐姐的，给严辰的，还有……宋怀的。

送给严辰的香囊里放着平安符。

送给宋怀的香囊，是很早前就缝好的，黛色的。

府里已经开始筹备姐姐的婚礼了，越来越多的红色出现在门梁上。

我时常会想，姐姐就要嫁给太子了，她知道太子喜欢她，那她知道宋怀也喜欢她吗？

姐姐蒙住我双眼的时候，我正望着门上的「囍」字失神。

我还记得姐姐那日回来后的喃喃自语：「是我失算了。」

我一直没明白她的意思。

自宋怀昏迷后，姐姐也只是去瞧过他一次。

只看了一眼，便走了。

「染染在发呆？」姐姐倒了杯水，搁在我面前。

我看了看她，思绪万千，捏着茶杯终是问出了口：「姐姐知道……宋怀喜欢你吗？」

「唔……你们这些小家伙若是喜欢一个人的话，应该是会放在心里藏妥帖的。」

……

宋怀醒的时候，严辰正好翻墙过来找我。

当时我正坐在秋千上细究姐姐说的那句话，我们喜欢一个人，会藏在心里……

秋千忽然被人轻轻推了一下，我才瞧见严辰站在旁边，含笑叫了我一声：「染染。」

今日的严辰穿着一身春蓝色锦衣，腰间挂的是我送他的香囊，整个人看起来俊秀非凡。

我有些恍惚，想当初，他还比我矮的，短短几年，我竟只到他胸口了。

「染染在想什么呢？」

「我在想……你家的米饭怎的就更养人些吗？」

他歪了歪脑袋表示没明白，我站起身走到他胸前，用手比划了一下：「明明只相差一岁，怎么就矮了这么一大截？」

耳边传来他的清朗的笑声：「染染是女孩子啊，我是男孩子，长高了好保护染染呀。」

我望着他的脸，突然想起六岁那年，我和姐姐被一只狗追着跑时，是严辰拿着一根木棍跑出来将狗赶走的。

这还没完，他拿着棍子追着狗跑了几条街。

再回来时已经满头大汗，还一手叉腰一手拄着木棍道：「以后我来保护你们。」

踩到秋千上，我嘿嘿笑着：「这样我就和你差不多高了。」

严辰赶紧过来将我扶稳，沉默了许久才结结巴巴道：「染，染染，我有……有话要对你说。」

我微仰起脸等他继续。

等了半天话没听到，倒是瞧见他耳朵红了。而后他飞速说了句：「还是等你姐姐与太子成婚后我再说吧。」

就……翻墙走了。

我跳下秋千，有些摸不着头脑，转眼却看见宋怀正握着那只放在他枕边的香囊，站在墙角望着我。

12

终于还是到姐姐成婚的日子了。

夜间，我是与姐姐睡的，这约莫是最后一次与她躺在一张床上了。

姐姐抚着我的脑袋说了很多话。

「染染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出了事姐姐帮你兜着。」

「染染以后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姐姐帮你准备银两和马车。」

「姐姐要成为最尊贵的女人，保护染染和丞相府的所有人。」

我搂着她的脖子，泪水还是湿了眼眶。

第二日，姐姐穿着鲜红的嫁衣，等来的不是太子，而是将丞相府所有人送入大牢的诏书。

上面说，爹爹谋反，要被砍头，而女眷则是被……送入军营。

姐姐换下了嫁衣，穿上囚服。她握住我的手，浅笑着道：「染染别怕，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」

那时我下意识想到的竟是……宋怀。

我蜷缩在姐姐怀里，想到之前看见他握着香囊站在墙角。

他的脸色依然有些苍白，缓步向我走来，举起手中的香囊，笑了笑，开口的声音还有些低哑：「真好看。」

我当时有些局促，不知怎么面对他突然的夸赞，遂开口道：「啊那个，我做了好几个，大家都有……你也有。」

记得他只是低头轻笑，握紧了香囊，不再说话。

.....

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也是被关押进了大牢，但是只有我一个人，姐姐被软禁在皇宫，爹爹……被人害死了。

剩下的人，都不知道被关在了哪里。

牢房里又冷又湿，还有老鼠。

我一直攥着手中的玉镯，严辰说会来救我的，他说会找到爹爹被诬陷的证据，他说要让我光明正大地走出这里。

后来，我没有等到严辰，等来的是……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，我应该是不认识他的。

他粗暴地撕开了我的衣服，强行占有我，无论我如何撕心裂肺地哭喊，都没有人来救我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停下来，像扔破布一样扔开我，离开了。

窗外的光一点一点暗了下去，我彻底陷入了绝望，颤着手将玉镯抱在怀里，我咬舌了。

严辰哥哥，对不起……

鲜血顺着下颌滑落，失去意识前我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向我飞奔而来。

他是谁？

我不知道。

被姐姐摇醒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，迷茫地望着姐姐，然后紧紧抱住她，仿若她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：「姐姐……我做了一个噩梦……梦见爹爹死了，姐姐没软禁了，我，我……」

姐姐摸着我的脸颊温声道：「染染不怕，只是噩梦而已，爹爹还活着呢，我们都还好好的。」

我在她怀里蹭了蹭，抬手间忽然摸到腕上的玉镯。

在梦里，我也有这只玉镯。

那场梦太真实，真实地就好像发生过一样。

那最后向我跑来的人，是谁？

爹爹素来是太子和三王爷朝堂之争的拉拢对象。

自姐姐被赐婚太子后所遭遇的刺杀，这其中的主谋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

只是我未曾想到，他拉拢不到爹爹，竟以谋反的罪名诬陷爹爹。

姐姐说，她早就预料到了，只是发生的时间比她预期的要早而已。姐姐还说，她已经派人寻到了三王爷谋反的证据，只需拿到他手里关键的一封信件即可。

在牢狱里待了三天后，严辰出现了，他似乎没怎么休息好，衣服有些皱，眼下有些乌青。一打开牢门，就迫不及待地将我上上下下仔细打量。

而后用手指擦擦我脸颊上的灰，柔声道：「染染，没事了，我带你出去。」

我点点头，牵着姐姐一起跟他走了出去。出了牢狱大门，有一辆马车正停在那里，我随意地看了眼，并没有宋怀，只有三位侍卫姐姐站在前方。

丞相府所有人都会被无罪释放，三王爷及其党羽以谋反叛逆的罪名被捕。

姐姐也顺利嫁给了太子，成为太子妃，一切都回归正常了。

但是，宋怀消失了。

应该说，自那日他瞧见我与严辰交谈，握着香囊对我说了句「真好看」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。

或许，他是有自己的事要去做吧，没时间来当我侍卫了。

毕竟，姐姐已经嫁入东宫了。

所以我身边……出现了另一个天望宫的弟子。

他不像宋怀那么话多，大多时候都是安安静静站在一旁的。

严辰告诉我，那封信是宋怀去拿到的，但将信交到他手上后，宋怀将李太傅家的公子打得半死后才彻底消失的。

李公子，当朝皇贵妃的亲弟弟。

亦是那日赏灯会上强抢民女的男人。

.....

当我顺着梯子爬上往日里宋怀常躺的那棵树时，着实没有想到第一次成功地使用这梯子，居然是这样的。

是棵很粗大的槐树，距离开花还有些时日，但隐约已经能嗅到那淡淡的槐花香了。

「苏小姐，您注意安全。」

是那新来的侍卫，他总是恭恭敬敬地唤我：苏小姐。

我摆摆手示意没事，然后趴在宋怀经常躺着的那枝干上，手指紧紧抱住。

我曾以为宋怀喜欢躺在这上面，只是因为他的性子的确和一般公子不同，不喜欢正正经经坐着。

毕竟，我从来不知道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正好可以透过窗户瞧见我的房间。

我怔怔看了会儿，忽然失笑，觉得好没意思。指尖擦过树干，触到一抹凹凸不平，倾身去看，顿时愣住。

这棵槐花树自我有记忆起，就已经这般粗壮高大了，而枝干侧面用刀刻下的字，想必也已经过了许久，刻痕都已经成碳色了。

清晰地显现在眼底：「苏染 宋怀」。

几日后，我正坐在秋千上微微荡着，正觉得周围过于安静时，一道尖细的声音隔着数扇门传来：

「圣旨到……」

14

在我所认识的男子当中，若要排个序，严辰定当是第一，宋怀只能堪堪吊个尾。

清风朗月，武艺高强，有责任，有担当，同时对我又是温柔体贴，怎么看，都是成亲的最佳人选。这是姐姐同我说的。

记得那日严辰说姐姐成婚后有话要对我说，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给耽误了，我到现在也没听到他要说的话。

不过现在想来，我应该知道他要说什么了。

我拿着绣好的腰封顺着梯子爬到墙头时，瞧见了对面院子里靠着梯子，那是严辰为我准备的，可惜这么多年来，我竟一次也没用过。

想了想，我还是下了梯子，绕路从将军府的大门走了进去。

腰封是作为生辰礼物送给严辰的，弥补过去的六年。我后来想了很久，还是决定用心绣一条就好。

书房里，我将绣着槐花的腰封递给他。

严辰很喜欢，喜悦之情甚至都要从他眼中溢出来了，修长的手指紧紧攥着。

我莞尔，低眉瞧见桌上的帖子，记忆忽然涌上来，细究起来，我的字，还是严辰一笔一笔教出来的。

我从小就笨，学什么都比较慢，初学写字那两年，一直是严辰不厌其烦地教了我一遍又一遍。

就连姐姐都说了：「染染学不会也没事。」

我刚拿起一支毛笔，就听严辰低声道：「染染，我很后悔在你身边缺席了六年。」

「严辰……」

他忽而轻笑，「可如果当初选择留下来，我……还是会后悔。」

将笔重新放回去，我转身唤了他一声：「严辰哥哥……你会成为大将军的。」

他好似克制了很久般，将我虚抱在怀里，耳边传来他有些低哑的声音：「染染愿意嫁给我吗？」

脑子里猛地蹦出姐姐当日说的话：

「唔……你们这些小家伙若是喜欢一个人的话，应该是会放在心里藏妥帖的。」

我抬手搂上他的背，轻声道了一句：

「愿意的。」

……

当我发现枝干上刻的那四个字消失的时候，已经是好几日之后了。

我坐在树上望着窗口发呆，陡然回忆起那日的赏灯会。

平安顺遂……我不是替你实现了吗？

低头弯了弯唇角，侧身一滑便往下坠去。

一声惊呼还没落音，就被人接住了。

是宋怀。

许久不见，他倒是清瘦了不少，没穿那白衣蓝边的衣服，一身黑色锦衣。

将我慢慢放在地上，他笑道：「多日不见，小小姐真是愈发圆润了……」

「宋怀。」我没生气，亦没与他吵闹，只抬头看着他，「我有东西要还你。」

将那刻着「怀」字的玉拿出来时，他微微愣了一下。

「五年前，你落在我家门口的。」我垂首轻声解释。

半晌，他好似才反应过来般，咧嘴笑道：「噢……原来小小姐就是那爱哭的妹妹呀！」

思绪猛然被带回那个积着厚雪的早晨，那瞧了半天也没认出来的人，原来竟是……我自己吗？

我自嘲地勾了勾唇角，抬眸望向他，「宋怀，你画得真差。」

嗓子有些发紧，我扯过他骨节分明的手指，将玉塞进他手中，「我要嫁给严辰了。」

说完没等他开口，转身往回走。

顺着轻风，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道若有似无的声音。

「原来……没写完的愿望，也能实现啊。」

15

消息来的突然，我知道的时候，严辰已经出发去边疆了。

只留下了一封信，宋怀启。

原本三日后，就是我们成亲的日子。

我进宫看望姐姐，姐姐说赐婚这事儿是皇帝自个儿琢磨出来的，想着严辰常年在外，取媳妇儿不易，大手一挥，就给你们赐婚了。

后来严辰在临走之前见过皇上，姐姐说太子当时也在场，太子看到了整个过程以至于回去后仍一直对他暗自佩服。

严辰是跪着求皇上收回成命的，他说自己行军打仗，凶多吉少，说不定哪天就殉国了，不想耽误人家姑娘。

我转过脸抹了抹微湿的眼眶，低头不语。

姐姐叹息一声：「你们这一个个的，哎……」

……

窗户猛得被一阵风刮开，一蒙面的黑衣人靠坐在窗上，眼里含着笑，「姑娘今日没成亲呢？」

彼时我正心绪复杂地趴在桌上，瞥了他一眼，「等我未婚夫回来。」

「他常年在外，倒是没时间陪你，不如……」

「不如什么？」

他眼里骤然漫起笑意，朝我伸出手，「不如……同在下私奔吧！」

我将手背在身后向他走过去，望着他，久久没动，眼泪倒是先一步掉了下来。

他先是一愣，而后立即跳下来慌乱地解释，「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」

说完他欲抬手想给我擦擦泪，我往后推了一步避开，「我已经有未婚夫了。」

他的手指微僵在半空，似是有些慌张失措般地将手指虚握成拳背到身后，失神地笑道：「对，对，你已经有未婚夫了，是在下……唐突了。」

我还没来得及再开口，就见他突然转身跳了出去，还贴心地帮我合上了窗门。

我一时气急，冲着窗外喊，「宋怀，平日里欺负我倒是胆大，怎的原来这般胆小？」

外面没有声音，我酝酿了好一会儿才哑着嗓子大喊了一声：
「你真的就这么讨厌我吗？不对，你才讨厌，宋怀你才讨厌……」

一直没听到他的声音，我走上前将窗户打开。

很好。

没人。

气恼地将窗户猛得关上，刚转过身就瞧见他站在我身后。

我惊讶地往后退了退，「宋怀你……」

他扯掉脸上的布，低着头显得几分落寞，但说出口的话倒是一点也不寂寥，「哎，我还是想将小小姐抢走。」

嗯？

我有些错愕，继而又听他道：「我承认，今日就是准备来抢婚的……」在我难以置信的眼神中他指了指窗外，「平望宫的弟子都在外面了。」

我：……

平望宫。

我将那封信交给宋怀，「严辰留给你的。」

于是，在他一众师弟师妹的围观下，宋怀打开了那封信，上面只写着大大的七个字：

「宋怀你个王八蛋。」

在我的印象里，这约莫是严辰第一次说这样的话。

宋怀气呼呼地将纸揉成一团砸向一个憋着笑的师弟。

将他们全部赶走后，他似是有些不安地开口，「我……我，我下碗面条给你吃。」

我：……

宋怀将面端来时，我正在他屋里逛着，一眼就瞧见桌上的一幅画。

画上的是我，又好像不是我。

熟悉的香味飘过来，我疑惑地尝了一口面。

果然啊，姐姐的手艺真的没有进步。

正当我吸溜着面条时，他忽然端端正正地坐着，然后将那刻着「怀」字的玉搁在我面前，紧张巴巴地开口，「我，我想与你成亲。」

我愣住，所以……这块玉就是聘礼吗？

不对，谁说要嫁给他了？

后来我问过宋怀，当初他中箭后说的那句话是什么，他一开始是不愿说的，只道：「哎呀过去了就过去了。」

若不是我闹着要回家他定不会说出来。

那句话是：「小小姐，你姐姐没事。」

我没琢磨出他这句话的意思，直到成亲那晚，他揉着我的脸颊才解释，「你姐姐若是出了事，你可不得难过死。」

当时我被他一身红衣及俊朗的面容迷住，问出了藏在心里很久的话：「宋怀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姐姐？」

他正在剥我嫁衣的手指一顿，转而神色极认真地问我：「那你……喜欢的是不是……」

「我喜欢的是你呀。」我打断他，「但你这人太讨厌了，总是欺负我，还说我又呆又笨。」

他反手将我搂进怀里，笑得胸膛都在震，「可不就是嘛，小小姐呆呆笨笨的，看着就想狠狠欺负。」

坦诚相对时，宋怀撑在我上方，捏捏我的腰似是有些苦恼：

「小小姐怎么这般软绵绵的，压坏了怎么办？」

我又羞又气，怒吼道：「宋怀你来不来？」

他中气十足地吐出一个字：「来！」

.....

累极困极时我忽然想到，他都没有回答我之前的问题。

在昏睡前隐约听他蹭在我颈间低声道：

「这偷来的一生，我又怎么会舍得不爱你……」

番外（严辰视角）

1

将军府和丞相府中间隔着一面高墙，墙下有个狗洞。

第一次见到染染，就是在那里。

她被卡在洞里，睡着了，手中还抓着一块桃花糕。

那年我七岁。

我戳戳她软乎乎的脸蛋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她提出来抱回了家。

躺在我的床上睡了一个多时辰后，她终于醒了。

没哭也没闹，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指着自己的脑袋让我帮她梳头。

我瞧了眼那乱糟糟的头发，跑到娘亲屋子里偷了一把木梳出来。

轻手轻脚地梳着她细细软软的发丝，生怕给她扯疼了，忙活了半天，也只是扎得歪歪扭扭。

我从厨房拿了一堆糕点放在她面前，就去院子里练剑了。

她却一手拿着桂花糕一手捏着从地上捡的树枝在我身边跑来跑去，咯咯笑着。

天将黑时，隔壁丞相府灯火通明像是发生了大事，爹爹一脚踢开我的房门。

他身后跟着的还有另一个姑娘，那姑娘虽然还小，但足以看出她以后定是倾国之姿。

身后啃着鸡腿的姑娘一见到她就哒哒跑过去，嘴里还叫着：[姐姐～]

被牵着离开时，我瞧见她举起鸡腿笑眯眯叫了声：「哥哥～」

「哎?……」我刚开了个口脑袋就被猛得一拍。

爹爹拧着我的耳朵，「谁教你的，啊?把人家女娃娃偷回来做什么？」

我大嚎着：「我没偷，她是我捡到的。」

当天晚上，我就被爹爹揍了一顿，他一边揍还一边大声嚷嚷：「以后再偷女娃娃我就将你腿打断……」

我后来才知道，她叫苏染，她姐姐叫苏清，隔壁苏丞相家的两个女儿。

再次见到她是她们正被一只小狗追着跑，一边哇哇大叫，当然，哇哇大叫的是染染。

我提着棍子将狗赶跑了，并对她们道：「以后我来保护你们。」

苏清很宠染染，就连染染一直学不会写字，苏清也说：「不打紧不打紧，染染不会写字没关系，以后姐姐养着染染。」

我可以教染染的，于是，我每天都会绕一段路去教她写字。

染染还是很乖的，多教几遍她就会了，最先会写的，是我的名字。

苏清不喜欢与我们在一起玩，总说我们是小孩子，那可正好，我就只想和染染待在一起。

我带着染染放风筝，陪她去看皮影戏，买糖葫芦给她。

她也喜欢跟在我身后，经常钻狗洞来找我，每次钻出来都把头发弄得乱糟糟的。

后来有一次，我捉到一只蚰蚰，送到染染那里与她玩了很久，直到我爹翻墙过来将我拎了回去。

临走前他还从怀里掏出一串糖葫芦放在染染面前：「我用糖葫芦换这家伙。」

回到家后又是一顿揍，「就知道天天赖在人家女娃娃院子里……」

那年我十岁。

被爹爹揍了很久，我想明白一件事。

对啊，翻墙过去多快呀。

3

我更加刻苦练武，只盼望有一天可以直接翻墙过去。

狗洞被苏清叫人堵住了，她说：「染染一个女孩子天天钻狗洞像什么话。」

为此，染染还和苏清闹脾气了，但……只闹了半个时辰就被苏清哄好了。

第一次翻墙成功是在我刻苦练功一年后，我翻过去时，染染正踩在秋千上慢悠悠荡着。

见我跃过来，她眼睛一亮当即就迈起步子要向我跑来，但她当时是踩在秋千上的，所以……一脚踏空直接摔在了地上。

摔得满嘴血，我吓得半死，背着她就往家跑，一边跑还一边大叫：「爹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爹——」

爹爹一见着挂着泪满嘴血的苏染大惊失色：「你，你把人家女娃娃打了？」

.....

大夫说，她不是被摔出了内伤，而是摔掉了颗门牙。

我看着她哭得红彤彤的两只眼睛，自责得不得了。

苏丞相没找我算账，倒是苏清跑过来让我不准去找染染了。

我当然.....不会听她的话。

该翻墙还是翻，该找染染还是找，苏清也拿我没办法。

我还给染染准备了个梯子，只是没有想到她.....一次也没用过。

十二岁那年，爹爹忽然将我叫去书房。

爹爹问我以后想做什么，我说要成为像他一样的大将军，他很高兴，拍拍我的脑袋，「不错不错！辰儿你要记住，作为男人，一定要有担当有责任，一定要有一番作为.....才有脸去求娶心上的姑娘。」

我的脸蹭得红了，但也没否认。

于是，带给染染最后一根糖葫芦后，我随爹爹去了战场。

4

再回来时，一切都变了。

我从来没觉得六年的时间有多长，直到看见染染开心地和另一个孩子拌嘴。

原来，六年的时间，足以让染染和另一个男孩子熟悉起来。

甚至，喜欢上他。

那个人，叫宋怀，染染的贴身侍卫。

染染的情绪会随着他波动，目光会一直跟随他，虽然经常被他惹生气，但下次还是会跟他吵。

自苏清被赐婚后，她们就经常遭遇刺杀，宋怀总是将她保护得很好，虽说他总是惹染染生气，但以男人的角度来看，他必定是喜欢染染的。

他会随时关注染染的一切。

丞相府被诬陷造反时，我不眠不休查了很久，最后是宋怀将那封关键的信件送过来的。

我不知道他和染染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他将信给我后就莫名其妙去将李太傅家的公子打得半死，而后消失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梦里，染染也被关押进了牢房。

我只想找出证据让染染光明正大地走出来，而宋怀，却想劫狱。

那天的雨下得很大，拦住宋怀的，是我。

染染是被宋怀抱着出来的，我想上前阻止，宋怀反手将剑插进我的肩胛骨，同时将玉镯摔在地上，目光凶狠：「我真该杀了你。」

直到宋怀将李太傅家的公子折磨致死，我才知晓发生了什么事。

可那时，染染已经……不在了。

惊醒时，身上已经被汗浸湿了，外面的天色还未亮。

5

幸好，一切都和梦里的不一样，染染还是安安全全的。

只是当看见马车边只有苏清的侍卫时，她眼里的落寞还是无处可藏。

宋怀消失了，但他却留在了染染心里。

那场赐婚来得突然，我也曾想过请皇上赐婚，只是……

当初要和染染说却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，后来，也不想说了。

我问染染愿不愿意嫁给我，她说愿意的时候，我很高兴。

我真的很高兴。

我想了那么多年的姑娘呐……

我也想让她高兴。

请皇上收回成命那天也下了很大一场雨，跪了很久，才以镇守边疆二十五年换得他收回成命。

染染的腕子上还戴着那只玉镯，我第一次觉得，或许是我送晚了。

我是在离开前一晚才跟染染说婚约取消了，没跟她说要走，只在第二日临出发前让人给染染送去一封信，那封信是给宋怀的。

我一直都知道，他从来都没离开过染染，我也知道，他可是要准备抢婚的。

不过现在……呵，他们应该成亲了吧！

我喝了口热酒，倒在地上，望着天上的闪烁的星子，将手中的香囊放在鼻间嗅了嗅。

有染染的香味。

番外（宋怀视角）

1

听师父说，他将我捡回平望宫时，我约莫只有四岁，当时他没瞧出来我是个极闹腾的孩子。

若不是我造诣高，早就被扔下山了。

在平望宫当了十三年的大师兄，日日带着师弟师妹们闹得整个平望宫鸡飞狗跳后，终于被师父赶下了山。

他说要我去暗中保护一位官家小姐。

我起初是极不愿的，我一江湖人士，自由散漫惯了，哪里愿保护什么弱柳扶风的小姐。

后来，我瞧见了苏清，那非凡的姿色当即让我改变了想法，想着这等容貌实属罕见，更不要想在平望宫里瞧见了，所以，我答应了。

一同前往的还有三个师妹。

但当我背着包袱去了后才得知，我保护的并不是那叫苏清的小姐，而是她的妹妹苏染。

第一次见到她就是在那个上午，苏清在院子里跳舞，她在旁边……玩泥巴。

穿着鹅黄的裙子，蹲在墙角，小小的一团。

我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，她到底是怎么长的，脸蛋圆圆的，眼睛圆圆的，皮肤白白的，像个小包子，可以一口吃掉的那种。

后来见苏清没再跳了，她起身就跟在苏清身后跑了。

这时我才看清，她不是在玩泥巴，是埋了个东西。

然后，我就给挖了出来，唔……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是一只小鸟的尸体，于是又默默给埋了回去。

2

我正式开始了暗中保护小包子的日程。

小包子大多时候都是待在院子里自己玩秋千，要么就是吃着小厮从街上各个店铺买来的糕点，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咬着。

我看得着急，那么小的糕点怎么就不能一口吃掉呢？

后来，我趁她晚间睡觉时偷偷溜进她屋子，拿了块她白日里吃的糕点，小口小口咬着。

事实证明并没有更好吃一些。

欲离开时余光瞥见小包子从床上滚了下来，我当即闪身过去接住她。

我在平望宫待了十三年，每日和其他弟子练习武艺，互相比试，身体接触时的感受都是硬邦邦的。

但是现在，我捧着团软绵绵的小东西，实在是大气也不敢出一口，心脏就差跳出胸口了。

从她身上传来的阵阵幽香让我头晕得厉害，隐隐感觉到两只胳膊上的筋脉微微跳动着。

小心翼翼地将她搁在床上，再憋着一口气将被子拉上来给她盖好。恨不得一步跨出屋子再飞到屋顶，好好喘口气。

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每次瞧见小包子，我都能回忆起那晚的感受，又晕又兴奋，比练功走火入魔的记忆还要深刻。

于是，我第一次萌生了这样一种想法：

要不……把她偷走吧。

3

苏清和小包子不一样，哪里都不一样。

苏清很美，很清奇。

小包子喜欢跟在她屁股后面叫她姐姐，她看起来冷冷淡淡的，对小包子的态度不算恶劣，但也算不上亲热。

还总是喜欢口吐一些奇怪的言论。

这样的女子，注定是不凡的。

后来，在一场皇宫宴会中，苏清因为一支舞被太子看上，定为太子妃。

小包子开始自己做糕点了，日日待在厨房里，将自己的脸蛋沾得尽是面粉，隔着老远的距离都能闻到从她周身传来的一股……甜腻腻的香味。

不像苏清喜欢练舞练字练琴，小包子最大的爱好可能就是吃了。

她每次研究出了新的糕点，首先要做的就是送到苏清那里去，然后等着挨夸。

苏清倒是捧场，即使只是嘴唇碰了一下，也能表现得很好吃的样子。

我后来也偷偷尝过几次，实在是甜得慌。

平日里，小包子喜欢顺着梯子往树上爬，那是棵很粗壮的槐花树，小包子喜欢待在上面。

这可能是她干得最危险的事了。

那次她躺在树上睡着了，我飞到她身边，摸了摸她的脸，很软，就像刚出锅的热乎包子。

她叫苏染，要我说，还不如直接叫酥软得了。

我怕她翻身掉下去，遂直接坐在树上陪她待了一个下午。

第二日下了一场很大的雨，小包子在苏清那里待了一整天，但其实苏清只是在练自己的字弹自己的琴，小包子则是在一旁听听看看。

与小包子相比起来，苏清每日要做的事，倒是规律得可以。

或许除了她那张脸，哪里都没有小包子吸引人。

不对，小包子的脸虽然小小的，但肉多，捏起来软软的，真要说起来，也不比苏清的差。

苏清的脸，约莫是一层美艳的皮裹着骨头。

我记得那是个雨后的傍晚，小包子突然开心地做了一堆糕点，我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就见一名年轻男子翻墙跃进了小包子的院子。

我正要出手时，就见小包子扑过去抱住了他。

4

他叫严辰，是小包子的青梅竹马。

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？大概是自己看管了很久的东西，突然有一天被人抢走了。

他是隔壁将军家的独子，刚从战场回来的。

自他回来后，就常常翻墙来找小包子，每回来都会带各种美食，把小包子哄得开开心心的。

我只觉得胸腔有些酸胀，得喝点酒压一压。

后来，他变忙了，忙着处理各种事，陪小包子的时间也少了。

小包子倒是像个小呆子似的一点都没在意，每天巴巴着在院子里等着。

赏灯会那晚，他跟小包子说空出时间来了，可以带她出去玩，结果玩到一半，他又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，将小包子托给他的几个下属。

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，小包子提着花灯四处乱瞅，然后……被人给撞到了。

是个一脸风流相的锦衣公子。

「在下李煜风，敢问姑娘芳名，刚刚实属抱歉，是在下没瞧清路。」风流公子将折扇收起，含笑微微垂首。

小包子捡起花灯摆摆手，说了声「没事」就要离开，也没看他一眼。

那人拦住了小包子，非要知道她的名字。

见状，几个下属挡在了小包子的前面。

很快，他们就发生了争执，混乱中小包子被那风流公子给抓住了。

等我反应过来时，已经将那人踹倒，抱着小包子飞到了一边。

手中的触感还是软软的，我捏了捏，正要开口，就被小包子扇了一巴掌，她推开我惊呼：「流氓」。

然后转身跑向赶来的那人怀里，委屈地喊着：「严辰哥哥。」

李煜风是李太傅家的公子，当朝皇贵妃的亲弟弟。

生来风流，整日流连春风楼，府里的莺莺燕燕数都数不过来。

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把主意打到了小包子的头上。

小包子生辰那日，严辰送了她一只玉镯，小包子很喜欢。

此后，我每日瞧见她手腕上的那只玉镯，都膈得慌，后来，她绣了只香囊送给了严辰。

虽然我很气，但我还是要保护好她。

苏清嫁给太子后没多久，苏家就被告以谋反的罪名，所有人都被关押进了大牢。

甚至在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时，苏相就被人害死了。

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陷害。

我曾听师父说过，苏丞相一生为官，心系百姓，权力虽大，但为人正直。

很显然，这场被扣谋反的陷害，丞相府根本洗不清了。

师父让我回去，朝堂中的事，江湖中的人不能插手。

这些道理，我都懂，但是我想救小包子，她一个人待在牢里一定很害怕。

师父阻止了我：「任务结束了，回平望宫。」

知道我不愿意，他带了很多平望宫的弟子下山来，想将我抓回去，「你别以为为师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要知道，你就算将她救出来又如何，你们还不是要亡命天涯。」

我跪下来乞求，亡命天涯也没关系，只要她好好的就行了，我会保护好她的。

如果她被送入军营，我真的会疯。

6

出事后，严辰一直在搜寻证据，我有时很不明白，朝堂之中的尔虞我诈为何这般多，且这样天衣无缝的陷害，连我一江湖中人都能看出来不可能洗清。

他一个将军之子，从小接触权贵的公子，又凭什么能觉得可以找到证据将人完好无损地带出来。

我去找他时，他还在搜证，似是很疲惫，但对于我，他没觉得惊讶，许是猜到了是苏丞相生前给小包子找的暗中保护她的侍卫。

我扯开他手中的卷宗，「带她走，我可以善后。」

都是明白人，他抬眸看了我一眼，「我不能让她身上背负谋反的罪名。」

他拒绝了我，但同时，我也很后悔找过他。

江湖上拿钱卖命的高手有很多，恰好，我闯荡江湖多年，该认识的都认识。

那晚的雨下得很大，原本一切都很顺利，只在最后时，我被严辰拦住了，他应该早就在这里等着我了。

「我说过，我要让她光明正大地走出这里。」

「我也说过，我要带她走。」

于是，我和他打了起来，但因为他是小包子喜欢的人，我下手时会有所顾忌，而他亦是良善之人，只是不愿让我劫狱，所以下手也有顾忌。

等我打伤他闯进大牢时，一切都晚了。

7

与我相撞冲出去的男人我认识，李煜风。

我远远看见小包子衣裳被撕碎，墨发凌乱不堪地散开，嘴角流着血，几乎没有生气地躺在地上。

冲到她身边跪倒在地，我看见她满是伤痕的身体和流血的下体，眼泪就这么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。

直觉得脑袋晕眩得厉害，我保护了那么久的小包子啊……

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她浑身都是伤，白白软软的身体都是青紫的掐痕。

太阳穴一直在突突跳着。

最后，我将身上的外衣脱下来小心翼翼地将她包好抱起来。

眼尾瞧见她紧紧握着的那只玉镯，抱着她的手几乎在颤抖。

严辰还没离开，他甚至还想阻止，只是这一次，我不想再顾忌了，直接将手中的剑插进他的肩胛骨，再拔出来。

他倒在地上，血水很快融进雨中。

将小包子手中的玉镯拿出来，砸到他面前，「我真该杀了你。」

我抱着小包子去了很多家医馆，找了很多大夫，但他们都说小包子已经死了。

我将他们都赶了出去，都是胡说，都是胡说，小包子怎么会死呢？她怎么会死呢？

用毛巾将小包子擦得干干净净后，我去买了件绿色的裙子回来给她穿上。

我记得严辰回来那日，她穿的就是绿色的裙子，应该是她喜欢的颜色吧。

她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我坐在旁边摸了摸她的小脸，瘦削了不少。

「我应该早将你偷走的。」握着她微微僵硬的手指，心口一阵剧痛，竟呕出一口血。

随意地擦了擦血迹，我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，在她耳边低低道：「小包子，我叫宋怀。」

8

我将李煜风抓走了。

挑断了他的手筋和脚筋，他哭着向我求饶，我觉得全身都痛，痛得我几乎要喘不过气。

小包子当时肯定也哭着求他放过的，他怎么做了？

我用剑尖划开他的衣服，一剑一剑地划在他的身体上，耳边是他撕心裂肺的哭嚎，直到划得血肉模糊。

最后，将剑一寸一寸插进他的胸膛，看着他慢慢死去。

可是，我仍然觉得不够，他死了有什么用，谁能将小包子还给我，我只想让小包子变成原来的样子。

小包子的身体越来越僵硬，我也越来越痛苦，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将小屋点燃，抱着小包子走了进去。

严辰赶过来时，屋顶正好被燃烧得塌下来。

.....

醒来时是在平望宫，嗓子疼得几乎说不出话。

师弟见我醒了赶紧过来，「师兄，你醒了，你都昏迷三日了。」

茶杯滚落在地，我抓住他的衣服，哑着嗓子问他，「这是……平望宫？」

「师兄，你淋场雨不会傻掉了吧？这不是平望宫还能是哪里？」

淋雨？生病？
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，果然变小了。

轻笑出声，或许这一次，我可以走到她面前。

9

来不及等师父给我任务了，我早早地就去见了她，不巧的是，第一次见她就是她站在人群里哇哇大哭时。

仿若隔了一辈子，又好像只是昨日，我走到她身边蹲下，望着她肉肉的脸蛋，恨不得抱着她一起哭才好。

最后强行压下情绪，只说了句：「妹妹哭的好丑。」

很有效，她立即停止了哭泣，看着我发呆。

将她送回家后，我故意将玉佩解下放在门前，我知道，她等会儿就会发现忘记问我名字了。

后来，师父让我去保护她时，我提了个要求。

我要让她认识我，要让她知道，保护她的人，叫宋怀。

我还想让她知道，这一生，我是为她而来。

10

苏清很奇怪，她的行为和上一世不一样，这一世，她对小包子很宠，这让我不由得也怀疑，她也是重生的。

但这些都不重要，只要她不伤害小包子就可以了。

我每天陪在小包子身边，恨不得将她揣在怀里保护着。

严辰回来翻墙那日，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冲上去与他打了起来，我甚至想杀了他。

可是当他和小包子站在一起时，我就好像失去了所有力气，只想逃离这里。

花灯会那晚，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小包子身上，所以当出现混乱时，我迅速将她带到了安全的地方。

避开李煜风，避开他，小包子就不会被他伤害了。

搂着小包子的手微微颤着，我也很害怕。

小包子生辰那日，我换掉了苏清做的长寿面，亲手做了一碗给小包子，希望她这辈子可以平平安安的。

可当看见她手腕上的那只玉镯时，还是被刺痛了眼。

最后遇到的那场刺杀让我感觉到，我和苏清的行为，导致了后面事件发展的情况和顺序。

所以，有些事可能也将会提前发生了。

当箭射向苏清时，我几乎是没有考虑地为她去挡。

她若是出了事，小包子一定会哭死。

不可以的，除了我，谁也不能将小包子惹哭。

昏迷前，我看见严辰将她抱上了马，当时只是想着，她安全了就好。

11

昏迷期间，我又梦到了上一世牢狱中的场景。

或许，这将会成为我永远的梦魇。

醒来后发现枕边有一只香囊，我握着香囊去寻她时，没有想到会碰到她和严辰在一起的画面。

伤口有些隐隐作痛，习武之人的听力，向来更敏锐些。

待严辰离开后，我走到她面前，什么也不想说，只想问问，这香囊是不是她送给我的。

她当时是怎么说的？哦对了，她说：

「啊那个，我做了好几个，大家都有……你也有。」

苏清成婚当日，整个丞相府的人全部被抓了。我先前与苏清交谈过，所以直接去三王爷那里将信件偷了出来，交给了严辰。

我一直不确定，小包子喜欢的是不是还是他，但他上一世未完成的事，这一世，我就让他去完成。

让他带着证据将小包子光明正大地接出来。

那时，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小包子，脑海里不断浮现上一世的画面，我甚至怀疑自己魔怔了，所以又回到了暗处守着她。

这一世的小包子活得好好的，上一世的小包子为什么要遭遇那样的事？

我被自己困住了。

是苏清，是她解救了我，她说：「宋怀，染染永远都是那个染染。」

后来，皇上就给他们赐婚了。

我想了很久，也许缘分就是不可强求，我先出现又能改变什么呢？

小包子从树上掉下来，我知道她是故意的。

当她将那玉还给我我时，我真的觉得绝望也不过如此，不然就这样吧。

12

最后，我还是自私了一回，我还是想和她在一起，于是，我带着平望宫的弟子准备去抢婚。

可是那晚，我推开窗户瞧见她时，一点也不敢有大动作，小心翼翼地问她愿不愿意同我私奔。

没想到，她哭了。

我当即就慌了，想着还抢什么婚，我趁早回平望宫继承师父衣钵算了。

跳到窗外刚给她关好窗就听到她的声音。

我一生顺遂，两辈子加起来的劫也就只有一个她，我不确定地猜想，她会不会也有一点点喜欢我呢？

只要有一点点就好。

再后来，我们成亲了，成亲当晚，这个小傻子还问我是不是喜欢她姐姐，我真想狠狠咬她一口。

摸着她又白又软的身体，我真觉得她就是个小包子，一口吃掉的那种。

在她昏睡前，我在她耳边道：「这偷来的一生，我又怎会舍得不爱你……」

番外（姐姐视角）

1

初在这世界醒来时，我是很惶恐的，但是有个小傻子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跟我絮絮叨叨说着一堆事。

而后，我才知道，我叫苏清，小傻子叫苏染，我们是当朝丞相的女儿。

自我有记忆起，就生活在争吵不休的家庭中，亲情是什么？

我不知道。

所以当苏染和她家人对我关怀备至时，我是很无措的，我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方式回应。

甚至会想，她们的好，是对这具身体的，不是对这身体里的灵魂。

我不是苏清。

我活了二十五年，在那个吃人的社会摸爬滚打了数十年。

所以，当我看到自己的容貌时，我就已经将未来的路计划好了。

琴棋书画以及歌舞，我都会，我都曾被逼着学了十几年。

皇宫宴会的那支舞，是我练习了很久的，我的目标，就是太子。

太子好色，举国皆知。

我原本只是想成为太子妃，想成为人上人，在这个世界活下去。

后来，我爱上了太子。

太子只是好色，他并不坏，甚至还英俊帅气，对待女人很温柔很有耐心。

所以，我动心了。

我开始放弃了自己，只一心想着讨好他，希望他能将目光永远留在我身上。

但美人那么多，他怎么可能会只喜欢我一个，更不要说永远只喜欢我一个了。

这是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个错误，爱上太子。

当丞相府的人被以谋反的罪名关押时，这样的我，救不了任何人。

后来，我听宫里人说，我那个小傻子妹妹，在牢狱里被人侮辱致死，最后连尸体都被劫走了。

2

当我再次醒来时，我就只剩下一个目的，保护好那些关心我的人。

很早之前，我就知道苏丞相给我和苏染安排的侍卫，暗中保护我们。

但我不明白，为何这一世，她们会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还有那个宋怀，他似乎……也是重生的。

或许，他也在怀疑我，但他知道或不知道，都不重要，他永远也不会猜到，这具身体里的灵魂，是来自另一个更加先进的文明。

渐渐地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为何这一世，她们不再是暗中保护。

宋怀他，完全就是冲着苏染而来。

可巧的是，隔壁那个严辰，从小就喜欢苏染。

我不知道上一世他们三人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记得苏染喜欢的是严辰，宋怀这个人，自始至终，都没有露过面。

由于我和宋怀之前做的一些事造成了蝴蝶效应，陷害谋反竟然提前到了我成婚当日。

但好在一切都还能来得及挽救。

3

严辰是个忠臣，亦是个铁血男儿，必然受不得半分侮辱，同样，他也不能让自己重要的人受到侮辱，所以，他这个人，极容易陷入两难。

他的心中，不止有苏染，还有家国。

宋怀不一样，他只是一介江湖中人，无牵无挂，顶多就是几个同门和师父。

但这些都入不了他的心，他的心里，只有苏染。

从牢狱出来后，我顺利地与太子成婚，一切都回到原位。

只是这宋怀，倒是令我疑惑得很，他好像陷入了……自我困境。

他不仅觉得苏染喜欢严辰，还将上一世的苏染和这一世的苏染当成了两个人。

我尊重苏染的选择，只要她想，我就会利用我现有的所有条件，去帮她完成。

只是……这三个小家伙，一个个的，喜欢也不说，不喜欢也不说，别扭得可以。

最后，皇上给苏染和严辰赐婚了。

事实证明，必须得有一个决定，才能让他们有所行为。

严辰来求皇上取消婚约是我没想到的，若要真说起来，他如果是个普通人，倒真是个好良人。

以镇守边疆二十五年来换得取消婚约，换得苏染的开心。

后来，我同苏染说了这件事，他的喜欢与付出，应该被知道。

4

宋怀带人去抢婚那晚，我是清楚的，若不是我提前知道了，他哪里能那么轻易进入丞相府？

他这行为，的确在我意料之中，这是他能干出来的事。

我一直都明白，苏染以为宋怀喜欢我，可她又哪里知道，宋怀是在防我。

嘴上说的有多甜，手上做的就有多绝。

哪回遇到危险，他宋怀不是第一个护着苏染，哪里还记得我。

他这个人坏就坏在，长了张嘴，总是要逗苏染，气气苏染。

或许他也不知道，苏染一直以来喜欢的都是他宋怀，亏得他还整日里到处乱吃醋。

三个人，都幼稚得可以。

.....

我活了三辈子，该看透的早已看透，剩下的只想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。

太子的身边依然有很多美人，我将她们都安排得妥妥帖帖，太子每日会去找谁，每晚会去陪谁，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我不在乎，只要权力在我手中就够了。

不仅是宋怀，有时我也会想，到底这辈子是一场梦，还是上辈子是一场梦？

如果这辈子是梦的话，那我只希望这梦长一些，再长一些……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